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十日刊

校刊 非賣品

增刊 55

# 華夏導報

社址：中國文化大學 編輯室：八六一〇五一  
臺北陽明山華岡 電話：二二八八

創行發 社副 編輯行執 發

張：人 辦 創 行 發

湖 鏡 張：人 行 發

武 嘉 鄭：長 社 副

文 志 王：長 社 副

臻 福 李 葉 蕭

齡 惠 正 蕭

心中動活生學：行 發

## 供提會員委術學心中動活生學

# (中) 講演題專「路歸不境環」

林：各位專家都提出了他們的看法，現在可以開始討論了。

問：剛剛曾提及抵制不易回收之容器，但現在B型肝炎很流行，為了身體的健康才使用，現在若抵制它們，該如何呢？

馬：保麗龍餐具一定衛生、乾淨嗎？這很值得考慮？

李：它的乾淨與否，全賴其製造過程。我購物時大部份是自己帶袋子去裝，不願增加多餘之塑膠垃圾，而到餐館吃飯則可帶自己的餐具去，不一定使用餐館的用具，最近一拒抽二手煙之事已有許多人付諸行動，同時也獲得公車司機之贊同，這是值得欣慰的。

馬：保麗龍餐具不一定乾淨，它是塑膠產品，製造過程及餐館衛生都不是完全清潔，它本身的問題跟一般餐盤差不多，甚或更差，而且中國食物大半是熱的，保麗龍碰到高溫，其聚合高分子分解出甲醛，以塑膠製品盛裝食物易致病的，最好是用紙袋裝。我想要戒開塑膠袋是需要一段時間的，但對於鋁箔包、寶特瓶是可以馬上戒的，因為如果我們不

願受欺騙，是可以抵制的。非：政府本來就不該提倡免洗餐具，而應輔導餐飲人員將碗盤洗淨、消毒，如不乾淨，便不許營業，但目前卻適得其反。如果馬以王小姐當選國大代表或立法委員的話，我們應可多活幾年。政府的領導應走正確的路，要求餐館將餐具洗淨才是。

問：剛才崇教授說鄉下人進入城市，因焦慮而產生抽煙心態，我本身也是鄉下人進城，卻沒有產生這種情形。

崇：抽煙是無法舒緩焦慮的，它是種毒性、麻醉、刺激腦的正常功能，是加深緊張而非減少緊張，是不正常的麻痺自己。來自社會的緊張、壓力讓我們覺得生活很不容易，為了不使後代台灣人民生存在一個烏煙瘴氣的環境中，應致力於改善環境。別人抽煙，而你並不想讓煙味熏染到你，這權利是要爭取的。

李：補充一點：不平滑的餐具就是碗盤有缺口的，很難將細菌消滅，難飯廚師本身之衛生習慣也必須列入考慮，最好是訂出標準要求餐飲業實行，如此學生便有能力去肯定，

若不符合標準，消費者可施予壓力要求改善，不一定要使用免洗餐具。

問：公害與環境污染的定义有何不同？

馬：二者並無太大之差別，公害是指公共的害群之馬，有公害防治。環境污染是受公害影響而受污染的環境，公害主體排放出的毒氣在我們生存的環境，便造成了環境污染。

林：歡迎同學踴躍發言。抽煙、公害等問題，在我們的環境都頗嚴重。為避免染上B型肝炎而提倡的免洗餐具具有百分之五十三是不合格的，因為它原料來源不安全。公害是無法由社會團體強迫防治的，應

由國家公權來執行。歐洲並沒有寶特瓶、寶麗龍這些產物，為什麼？因為他們公共場所的餐具全由高壓蒸汽洗過，是非常乾淨的，因此最重要的是把公權力加人民本身的力量促成環境立法，要求人民與社會團體之參與權。再談環保問題，德國有個國會議員對我說：「台灣小更應保護環境，西德面積是台灣的十倍，都比台灣重視環境保護。」

「台灣的生態是非常不平衡的，為了蓋高樓而挖掉生活最根本之因素——農地。因地層下陷而無人敢喝地下水，另有土地受重金屬污染。都源自自己不重視自己的環境，抽掉生存之本源

讓自已謀殺自己，不關心自己也不重視他人。還有抽煙問題，也需受到重視。

崇：重視自己的環境才能過快樂的生活。這

些日子開高等科技會議，便開了不少笑話：有

個加工區的人員說：歡

迎外人來台設立工業機

(待續)

## 〈耕雲的筆〉 華岡詩社

# 簡介楊澤

撈沙石的機器轟轟作響

假如他們在沈石間撈起一襲自瀉的古代衣冠  
假如他們撈起的竟是一詩人啊，你的衣冠  
則請讓我重新為你舉行拜禮

月與列星為證，請讓我聚集  
南方流域所有的香花無數——

散花的天女請散下請  
護送一個被貶被流放的名字榮歸  
河流啊，永恆的河流啊

請你們濯他的纓，濯他的足  
請你們就此永恆的清

月與列星為證，請讓我們佩玉帶蘭  
詩人啊，溯你而上  
讓我們回到信美的故土，永恆的家鄉

(漁父，一九七七)

「漁父，一九七七」全詩分十二段，限於篇幅，故僅節錄其中之二一段。在「漁父，一九七七」中，楊澤勾畫的是一個現代詩人、知識份子，對於中國詩源頭上一位巨人的崇拜，那巨人是懷沙的屈原；那是楊澤對古典傳統的肯定，他相信今天的文學是昨天的文學之延續和生長。於是詩中之1，他這樣提起：

「一雙疲憊的鞋從武昌街步下漢口街復在長沙、衡陽一帶徘徊、猶疑  
天空是古代的雲夢大澤」

他想去尋訪屈原的世界，在台北市城中區內尋找，遠逝的瀟湘楚國……夢與現實，古代和現代，都在「漁父，一九七七」中交疊著。

詩與愛是楊澤作品的重要主題。於詩，他長於使用循環往復的節奏，彌補新詩格律上的缺失；凝鍊正確的意象，使詩的主題突顯，而豐沛的情感自然表露在詩中。

楊澤，台灣省嘉義人，民國四十三年生。嘉義中學畢業，入台灣大學哲學系，後轉外文系，與羅智成同為台大「現代詩社」發起人，詩集有《微學派的誕生》（洪範出版），及彷彿在君父的城邦二書。

讀者投函回應，請逕投華岡詩社「耕雲的筆」

東歐今代詩人譯介 之四 陳瑞山

安娜·阿克馬妥娃

她十七歲那年，聖·彼得堡有一家雜誌社要出版她的詩選時，她的父親把她叫了過來告訴她說：「不要污損高貴的族名。」並要她用筆名去發表。原來她的父親並不反對她寫詩，而是因為從事文學在當時是被視為屬於較下層出身人的行業。她父親的這種堅持，只不過是為了「維持面子」罷了。因這位女詩人的家世葛瑞可(Gorenko)是貴族之娜·阿克馬妥娃(Gnna Akmatova)發表詩作。其實，「阿克馬妥娃」乃是她母親的姓氏。從此，安娜·阿克馬妥娃便闖入了俄國文學史裡。也由於她的創作成就，再加上這名字的字序，使得她的名字總是名列前茅，這是一件相當巧合的趣事。葛瑞可家氏在當時已不是什麼皇族了，但卻仍住在沙皇村的所在地——沙皇宮·寨樓(Tsar-skoe Selio)；這是皇族夏日的行宮。也許由於這地理的緣故，她的父親還懷有這種「貴族感」罷。然而這沙皇宮·寨樓對阿克馬妥娃而言卻具有著非尋常的意義，因在一世紀前，這兒產生了俄國大詩人普希金。

安娜·阿克馬妥娃原名是安娜·安德瑞耶夫娜·葛瑞可(Anna Andreyevna Gore-nko)。她一八八九年出生在黑海邊的奧得撒(Odessa)附近；一歲時搬到沙皇宮·寨樓，並在那兒長大。幼年時她的母親常讀一些俄國詩人的詩給她聽，像列蒙托夫(Le-rmontov)、聶克拉斯( Nekrasov)和德查芬(Derzhavin)等。但她的父母在一九〇五年便分居了。阿克馬妥娃早年在基輔(Kiev)讀了些法律，便回到聖·彼得堡研讀文學，在那時受到她的老師伊諾肯提·安內斯基(Innokenty Annesky, 1856-1909)的作品「柏木盒」(Cypress Box)影響甚深，便由此找到了她自己創作的路子。安內

斯基是位精研希臘古典的學者，也是俄國「頂峯派」(Acmeist)的大詩人。阿克馬妥娃在一九一〇年遂同十月革命前活躍的另一名「頂峯派」大將尼克雷·古米有夫(Ni-kolay Gumilyov)結婚。之後，她們一塊兒去法國渡蜜月，使得她第一次嚐到西歐人文之風味。這婚姻的結合對她的文學生涯有著相當的影響；後來她也成為「頂峯派」的一員。「頂峯派」之出現是對當時深受法國影響的超現實、抽象、神秘詩風的一種反動。「頂峯派」所主張的卻是一種很到底的現象，他們用準確、明晰、簡單的意象來描寫現實人間的生活。

一九一七年俄國的十月革命給阿克馬妥娃帶來了極大的痛苦；她的先生被徵調入騎兵隊，長期的戰爭之分離終於導致了一九一八年的離婚，留有一子列夫(Lev)隨著她。以後她的婚姻生活也多半是分分離離的。她也受到政治迫害，並遭到物質的剝奪。她被禁止出版；而古米有夫也在一九二一年因反革命之名被處死了。一九三〇年代，在史達林的政權下，阿克馬妥娃更是受盡了折磨。最恐怖的是他們以多次囚禁她的兒子列夫來對她做政治迫害的脅迫手段。這段難挨的日子裏，她本來可以逃到巴黎去的，因她上次旅行時在那兒結識了一些朋友，但是阿克馬妥娃卻執意要留在俄國的；她有一句詩寫到：「我不是那些離開此地的人之一……。」在這期間，她也患了「啞症」，很少創作，只做些翻譯事。在一九三三年她出版了一本比利時畫家「魯賓斯」(Rubens)的書信翻譯。到了一九四二年，她的戰爭詩篇「勇氣」(Courage)在布拉夫達(Pravda)發表，這位再度復出的詩人，終於得到廣泛的認定，從此登上俄國詩壇祭酒的地位。其實，阿克馬妥娃在一九四〇年代已被譽為是「俄國之音」了。她在「一九四〇年出版」六書選集「(From Six Books)」之後被允許加入「蘇聯作家聯盟」；加入這個組織即等於對她文學存在的一項認定。一九四四年當她從塔斯肯回去列寧格勒的途中，她在莫斯科最大的「工藝博物館」(Polytechnic Museum)讀詩時受到三千聽眾的起立歡呼之禮，這種禮通常只用來表示對元首的尊敬的。不幸的是，到了一九四六年俄國共黨中央驅逐了她的作家聯盟會籍。俄國頭子之一的沙達諾夫(Andrei Zhdanov)有如下一段批判阿克馬妥娃作品的話：「主題純是個人主義，詩的範圍狹窄，是一種上層階級淑女往來閨房和教堂間的造作之品；充滿色情主題並帶有悲傷、死亡、神秘、亡命和懷鄉氣息。乃一種尼姑與娼妓一體的，既實淫又禱告的詩……她的詩全然遠離了人民……一種舊式俄國貴族的詩作。」一九四九年她的獨生子列夫又被逮捕了，送去十五年勞改營。翌日，阿克馬妥娃便在公寓的爐子內燒了她的詩、小說和本叫「前言：夢中夢」(Prologue: A Dream within a Dream)以免被史達林的密警查到，對她的兒子會更加不利。一九五〇年，在史達林的脅迫下，阿克馬妥娃寫了十五首詩「和平之榮耀」(Glory to Peace)來歌頌史達林，以營救她的兒子。麥克思·海我德(Max Hayward)於「(俄國作家」(Writers in Russia)一書中提到阿克馬妥娃這場悲劇時，有一段一針見血的評語：「史達林迫害作家最厲害的處罰，不是殺或囚禁他們，而是叫他們來歌頌他。」直到史達林時代結束了之後，一九六四年她才又恢復了作家會籍。

安娜·阿克馬妥娃的詩主題多半以愛情、文化、宗教以及俄國的歷史傳統為主；而情詩尤為首要。她的詩多半都很簡短，行數不多；這可能與她沈默寡言的天性有關。且她的詩風也是很女性的，往往表現出自古以來波吉歐利(Renato Poggioli)在「(俄國詩人」(The Poets of Russia)書中談到阿克馬妥娃的詩時說：「她的詩首要主題是情；但她卻以晚歌的調子來歌詠愛而常不是以高貴讚美詩的形式。」另外，阿克馬妥娃也是一位喜愛做夢的女詩人；她最好的詩章，多半不是來自「現在」的時刻，而是來自對「過去」與「未來」之幻想的時刻，即是當她在獨處遐思之時。這個特點我們可以從她詩中常出現對那黑海濱公園的懷念以及對死者談話中看出。她的詩會出現些不很規則的美形式的追求。且另一方面，她的詩又深受法國、意大利建築結構的影響甚鉅，那即是清晰的邏輯結構、用字簡練、講技巧。且在精神層面上，阿克馬妥娃和「頂峯派」人物皆傾向於對萬事萬物皆因其自性而存在的自然觀；對生命採取敬畏且謙卑的態度，並認為若以「詩」一工作工具來偵探人類所侷限於的實體世界，則是一種對神之發洩。她同古米有夫都是天主教徒。古米有夫也認為「不可知」是無從知曉的。而另有一名頂峯派的好友詩人奧思波·曼得史頓(Osip Mandelstam)也以「一切知識都是隱藏著的，它們唯有透過「啓示」(revelation)才能顯示出來，而不是藉由詩來傳出的。這一派詩人也同時反對將這世界二分爲「詩的」與「非詩的」世界。因為他們認為日常生活的一切，都是美的源泉。創作的最高境界是「美麗清明」(beautiful clarity)。

晚年的阿克馬妥娃，在經歷了無可言喻的折磨後，也逐漸得回了一些報復。她的兒子在一九五六年被釋放回來了。一九五八年「解放」時期，她也被允許出版，這是從一九二二年以來的第一次。一九六四年，她被允許到意大利去接受「國際詩人獎」，並到英國牛津去接受榮譽學位。一九六六年俄國發行了第一本有關她的詩之評論集，此時阿克馬妥娃的文學成就已在國內外得到了肯定。而這位素有「哭泣的繆思」(the Muse of Weeping)之稱的女詩人終於在一九六六年三月五日結束了她坎坷的人生之旅。

她的著作有：黃昏(Evening, 1912)、玫瑰經(Rosary, 1914)、白衣教徒(White Flock, 1917)、車前草(Plantain, 1921)、柳樹(The Willow, 1940)等多種。

我曾問鄰旁的布穀鳥說  
我還有多少的歲月可活  
群松之頂遂開始搖擺  
陽光宛似從篩上瀉了下來  
但在林中，却不聞任何聲響  
現在我走向回家的路上  
一陣涼風，帶著自信  
舒緩了我發燙的額顫。

〔詩中畫·畫中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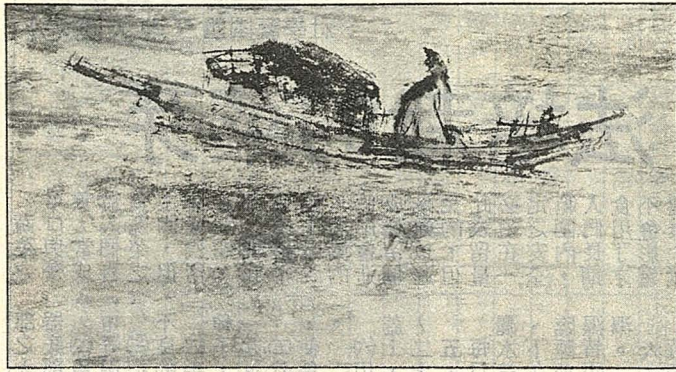
# 蓮

詩 / 駱崇賢  
畫 / 廖鴻興

中夜輕舟初發  
明月入墨湖  
無限清風  
無極山水  
吶吶逼人來

記得星橫斗斜  
雲飛月滿  
夜有一座蓮長  
自清冷月的倒影  
開花三萬六千瓣

若說一瓣一小千世界  
這繁繁複複  
將透視多少大千世界  
恨舌非蓮花  
無由細說  
三十六千故事



——唉！我真不知道……現在已找不到那種對你的犧牲與關懷會令你落淚的友情了。

赫曼·赫塞，這位與湯馬斯曼一樣同享文壇盛名的德國大文豪，曾被譽為本世紀最後一位浪漫詩人。其所謂浪漫，乃指他在小說中表現的孤獨性，知音難尋的無奈，貫穿於他一系列的作品裏。

他小說的特色有二：一是結構的單純，主要人物常不超出兩人，如：「知識與愛情」裏的戈特孟和那齊士；「東方之旅」中的HH；「荒野之狼」裏的哈里·赫德等，以簡單的人物，描繪複雜的心理過程，為人類精神荒原的先驅。二是主人翁性格的不定性，處於無止境的追尋狀態（其早期的作品尤表現此特色），而另獨立一個特殊的具象人格，當作被主人翁模仿、欽羨的對象。晚期的作品，則沒有這份苦悶追尋的歷程，而充滿對整個人群大眾的懦弱，滿足於低級慾望及安於現狀的懦弱。

赫塞在小說中，對所謂的一真理，呈現出一種不澄清的概念，近乎一種能遂行所欲之最高標準，而這種標準，幾乎一成不變地，得從修行的苦練而獲得，試觀其晚期的名著「知識與愛情」：戈特孟代表一個感情奔放、不安於現實的年輕人，滿腔的熱誠與奉獻，須有一個具體的對象，虛無縹緲的神，無滿足他真愛的寄托。那齊士則是一個嚴謹守戒的修士，深沉寡言，充滿自負高貴的光彩。兩人彼此恪守自己的信念，試圖去改變對方。那齊士會說：「我們倆可以成為朋友，但其間是不會有友情的。」戈特孟懷疑：「那有距離上接近，而心靈卻遠隔的朋友呢？」最後，戈特孟受不了修道院中單調的生活，翻牆逃走，毅然邁向流浪之途，深切地領悟了人世的無常與醜陋，然而肉體的疲乏，未能使他或忘記那齊士那張充滿光輝而奇特的臉。他——

# 從赫塞小說談友情

· 駱崇賢 ·

生所要探尋的，就是想找出那一種靈魂才會顯出那樣高貴的表情。深刻、慈愛；卻帶著冰冷。

偶然地，在一家修道院裏，戈特孟看到了一個木雕的聖母像，閃閃的眼神中卻顯現痛苦的樣子，與他深深受了感動，以為這人像的作者，必非常人。於是，他跟著倪克勞師又學習雕刻，想經由石頭與手，表現出那齊士不朽的靈魂。在這日子裏，戈特孟也會沉淪過；調戲鄰家少女、賭博、酗酒，都使他驚異的，不論什麼樣的女人，都具有相同的性質——妓女的身份，母親的慈愛。

雕像完成之後，受到倪克勞師衷心的讚許，戈特孟卻說：用真正意志造像的，不是我，而是別人。本書的末尾，有一段那齊士的話，可代表整部小說的精神：「……你承認人生是在混亂的、痛苦的戰場裏承認無意義的肉體也具有創造的精神。這種精神能在快樂與游移中指示你一條道路……這正是我所期待的。現在我們可以重新做朋友了。」

赫塞承認，不論修行的生活、世俗的生活，就生活本身而言，雖有不同，但最高追求的標準，則是一致的。其間有著共同的焦點，而非永不相交的平行線。

赫塞的十二部小說之中，又一次又一次地談論到這種追尋之主題，取材雖大同小異，內容卻頗堪玩味，當然並非每一部小說皆以「圓滿」收場，實際上，反而以悲劇居多，這可能與他的思想有關，認為死亡並非一了百了，它也能代表許許多多的事情。故死亡也不一定是消極的，一個覺悟的人，也許比渾渾噩噩，行屍走肉的人，更值得同情和欽佩。

在「車輪下」這本初期的作品中，赫塞擬出了兩個主人翁：漢士和海爾納。漢士代表一個聰明伶俐、形容瘦弱的學習拉丁文、希臘文、數學等等的教會學生，終日沉淪於象牙塔和故紙堆中，作皓首窮經之苦讀。書籍是他唯一求得心靈安慰的場所。海爾納則代表相反的性格，是一個惹人注目，而不複雜的人，「善解而又活躍，感傷中帶點兒輕率」，城府極深，但不陰沉。漢士一見心儀，常常跟他接近。赫塞安排了一次際會，來表現海爾納憂鬱但不悲哀的一面：宿舍的室友中，有一個大言不慚而又卑陋的奧圖，跟海爾納打了一架，使宿舍像打翻的雞窩，驚天動地，兩個人一言不發地揮舞著，喘息著，口沫直流。同學們個個欲言又止，紛紛逃避。

幸災樂禍的等著打鬥結束。打完之後，海爾納痛哭不已，眼淚直流。其他的人好奇而又輕蔑地望著他，說：「海爾納，你不覺得難為情嗎？」海爾納以嘲笑的口吻大聲道：「難為情？對你們？不！我的朋友。」然後揩揩眼淚，苦笑着，走出房間。

海爾納並不完美，離經叛道的，甚至最後還被開除了，但漢士欣賞他的衝動，有所為，有所不為，這都是在漢士身上找不到的。但懦弱的漢士，對這種性格，只能欣賞，而不敢模仿，常想抓住海爾納，來保護自己。等到海爾納被開除後，漢士形單影隻，像失去依附的葛藤，落在地上，發黃、枯萎，最後落水而斃，成了一齣悲劇。

友情不是依賴，不是執着不放，不是化合到失去了自己。它是互溶的混合物，但還保有兩者特殊的性質，在你處處要找人攀附的時候，何不先自己往卜紮根，堅強起來呢？何況真正的朋友，是不必懼怕失去的，兩人體內所潛流的，不正是你們共同刻劃的痕跡嗎？

赫塞再三強調獨立的個性與人生觀的確立，不要被世俗牽引，你可以跟別人一般，樂而飯，醉而歌，倦而眠，但在這些之外，應該有異於別人的理想。世界上沒有一個單位是沒有一個中心的，沒有一個軸，是不可以讓輪子來旋轉——你只能自己建立一個。

《老圃天地》園藝學社

芽菜的栽培法

蔬菜之可口與營養，常成爲人們喜食蔬菜之主因，但農藥殘留之問題，卻又使我們困擾不已！雖說，農藥的使用會造成殘留量，是難以避免的，但此殘留量必須在一定之安全範圍內，人們長期食用了才不會影響健康！雖說並非如此，大家從此以後不再食用蔬菜，但「清潔蔬菜」之推行與食用，實爲一可行之途，以下即簡略敘述一下有關豆芽的家庭簡易栽培法：

一、選擇種子的方法  
買種子的時候，需特別言明是要栽培豆芽使用的，這樣店裡的人就會爲我們特別包裝沒有噴灑農藥的種子。

二、去除不良的種子  
從包裝袋倒出之種子，大致上巡看一下，將不良的種子去除。例如：有缺口的種子、表面皺縮之種子、顏色特別濃或特別淡的種子，有蟲害的種子；等。

三、準備的東西  
採用平底的容器。其他如衛生紙巾、紗布，或海棉、噴霧器、瓦楞紙箱等等。

四、栽培之步驟  
(一)把衛生紙巾捲成容器底部之大小，四、五張鋪在容器底部。  
(二)用噴霧器噴水霧，使紙巾弄濕。  
(三)把種子播撒在紙巾上，不良的種子此時應去除。  
(四)手洗淨後，用手輕輕壓種子，也不要使種子黏貼在一起。  
(五)然後再次充分的噴水霧，使種子成幾乎浮起的程度。  
(六)用通氣良好的瓦楞紙箱蓋上，並放置於溫度在二十(二十五度)之處。  
(七)每天要灑水  
每日要灑水，一般每尺需灑水三次，大致上每日上午、下午各噴水霧一次，晚上臨睡前再噴一次；太乾或太濕皆不宜，最好時常保持潮濕。

六、灑水和放置位置  
芽菜的栽培需注意水之供應，第二個重點爲放置場所(用瓦楞紙箱覆蓋，或放在廚櫃裡)，而濕度以無大幅度變化之處，溫度以二十(三十度)爲理想室溫(視芽菜種類而定)。

七、清潔的栽培  
使用衛生紙巾之理由，爲沒有細菌之故；手需洗淨之目的，亦爲保持其清潔。倘若手污穢，種子則較易發霉。如此在清潔的環境中栽培的豆芽菜，就可以自葉到根部統統食用，不過蕎麥與空心菜之硬殼需去除。

上述之方法，播種到收穫之前，每天可以欣賞豆芽之成長情況，而且不數日便可取用，所以在家庭栽培、食用十分方便。有空之時，大家不妨動手試試看，將可收意想不到的樂趣。

《珠寶漫談》地質學社 楊青煒

祖母綠

愛情貞潔的表徵

祖母綠(Emerald)是五月的生日石，西元前四千年，在巴比倫尼亞的首都巴比倫，傳說有人以祖母綠呈獻於司愛與美的女神之前，因爲有這個歷史傳說，很多年來，祖母綠一直象徵著信仰與仁慈，甚至說假使祖母綠變了顏色，那就表示愛人的愛情不貞。

比翡翠還鮮豔  
祖母綠，顧名思義，它的顏色應該是綠色，但是因爲品質好壞不一，它的顏色也不盡相同，最差的是黃綠色，最好的上品比翡翠還鮮豔，祖母綠顏色的鮮豔是因寶石中含有鉻和

鈣，但是如果含鐵的話，鮮豔的顏色便會減退，它的價值也較低。祖母綠和綠寶石同爲一類，屬於六方晶系，以它的硬度來說，列爲七·五至八之間，用它作首飾，是非常適宜的。而祖母綠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就是它的折射率和比重是隨產地而異。

一切磨方向最重要  
祖母綠是雙折光的寶石，所以切磨方向最要考究，至於切磨的方式，凡是透明度高的，大多切成方形或長方形刻面，這叫「祖母綠切磨式」(Emerald cut)，透明度稍差的原石，則切磨成凸圓形或凸橢圓形寶石。

哥倫比亞產冠世界  
現在全世界產祖母綠的主要地區，祇有南美洲的巴西、哥倫比亞，巴西的產量不多，顏色品質均不及哥倫比亞，哥倫比亞祖母綠，至今仍執世界的牛耳，而它最著名的礦區只有三個：愛爾其和、莫索和柯斯克斯。一般說來，莫索礦區出產的祖母綠，被公認是最美的，其中有一種略帶黃色，有絲絨光澤的祖母綠，最受歡迎。

青樵

追捕影子的

我不想再去追捕影子了。  
在冬夜的淒冷長巷裏，風是打不進來的，我的心卻滿是苦澀的思念和鼎沸的衝動。風衣的二個大口袋裏，塞滿著你退回的信，手裏緊握著你的回箋，深怕字被凍壞了，深怕信紙抵不住陰寒，心裏這最後能夠與你共閱的返函被欺負，那怕是北風無意的窺伺，我都不許。過往的一切，在瞬間變成濃濃稠稠的悲凄，除了想你、淚濕巾、心痛外，唯一能作的就是踱步。

清晨，循著小溪，帶著昨夜未眠的清醒，想著你說：「我要生生世世守著你。」歎然目眶濕濕，真懊惱當初不該讓你说出的，使你如今心上又增負擔。兩年前，我的手在你厚實的大手裏，顯得如此弱不禁風，你柔聲地告訴我，說我需要一個有溫度的男人，爲我在破瓦殘磚中，築一個窩，壘一畝地，養一群雞鴨。閣上雙眼，那景象徐徐印上腦海，那個窩有一地厚厚的毛毯，有暖暈暈的爐火，有一壺濃濃的咖啡，有一室不可抗拒的溫暖，你正經地看著書，我亦正經地看著書，

偶爾兩目相望，彼此輕輕地牽著嘴角微笑，那是一種平凡的幸福，也是一種最不平凡的滿足。不禁莞爾，深願這一天的來到。

午后，公園裏滿是絲竹之樂，空氣裏竟是滑不留丟的輕笑和低語，伸展雙手，深深地，我嘆著氣，撥順一頭亂髮，我的想念就此不可收拾。在我踏著的這塊濕泥地上，還留著你有意深踩的足跡，那足跡已有些微灰塵，蓋著新近長出的苔蘚。我輕輕地拂開層層埃垢，想著你就站在這兒，用那深邃的眼神，將我整個人裹進，縱然我有太多的不幸，此刻都化爲烏有，與你共處的每一分、每一秒，我都深覺愉快和幸福。沒有你的日子，我不知道該怎麼過；見不到你的歲月，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嚥下每一口飯的。

蒼雲合璧的黃昏，立於半山頭，蒼穹就如同一塊金絲銀線織成的彩布，散發著一身閃閃的亮光。地裏的幢幢大廈，喜悅地接受這造物者所賜予的恩寵，盛筵赴宴，給予人類視覺上最大的享受。曾經你爲追捕這永恆的美，揹著一身重沈沈的相機和儀器，像個小孩子似地，執著地要拍下它，而我就如同你的隨侍助理，也跟前跟後地忙著，從日落星斗滿天，我們共合作完成了三卷底片的大作業。在愈來愈深的夜裏，你向更高的山頭呼喊，我亦隨之一切的一切忽又陷入另一種世界，我們陶醉在自己的回聲中。但那回聲啊！爲何趕不走？爲何揮不掉？我無法承受這滿是你的影子的回聲。不知爲何遠方有救護車的聲響，紅紅的燈光閃爍不安，人間的疾苦本就不斷，而在我心中這偉大的愛情，卻僅是大漠裏的一粒流沙。人說悲劇最美，而我正嗜著它的果，滿地踩不碎的果。

我願意付出我的一切，一生一世在你身邊，我知道你是愛我的，只是太多的荆棘纏繞著你，「似曾相識」的輕音樂響著，我又看到你窗櫺的一角抽煙，不覺走近，卻又消失。月明星稀，長巷的夜空，是狹長的一條暗青。我不想再追捕你的影子了，我不要，我真的不要！睜開雙眼，發覺自己又陷於你影子的懷抱中了。